

林语堂自译《啼笑皆非》的“有声思维”

李平, 杨林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 近20年, 心理学的有声思维方法(TAPs)开始应用到翻译学, 以研究翻译思维过程, 但是该研究一般都是针对翻译学习者, 至今无人对自译者的思维过程进行研究。研究以林语堂自译的《啼笑皆非》为个案, 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提取数据和实例, 结合相关文本和史料, 用描写方法分析其翻译过程。初步研究发现: 这些思维数据和实例, 也可以如TAPs那样, 分为自我描述、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三种; 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 整体策略与其翻译观以及普遍翻译规则基本一致, 但是在局部策略中有鲜明个性特点, 这可能正是译者之风格所在。

关键词: 翻译过程; 有声思维; 林语堂; 自译; 《啼笑皆非》; 语料库; 翻译风格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1-0267-06

一、引言

研究翻译者的翻译心理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 对译家翻译心理的研究主要关注译者的翻译动机。近20年, 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译者的翻译过程。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 一般都采取心理学的“有声思维”的方法(think-aloud protocols, 简称为TAPs), 研究者要求受试者把一篇原语文本翻译成一目标语文本, 在翻译过程中将大脑的思维活动完全口述出来, 研究者通过录音或录像记录, 然后整理成书面记录, 从而分析研究译者的思维过程。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TAPs。李德超^[1-2]、文军、孙三军^[3]等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其中不少研究者^[4-6]开始把该方法应用到翻译教学实践中, 以帮助学生提高翻译能力。存在的问题是, 译者和测试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一定能够完全说出自己的思维活动。更重要的是, 不同背景的人, 其思维习惯不同; 翻译他人的作品与翻译自己的作品, 其思维过程也不同; 翻译学习者的思维与职业译者的思维就不同。翻译学习者(包括非职业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更注重形式, 而职业译员(尤其是翻译家)可能更注重内容; 翻译学习者更多地采用

局部策略, 而职业译员更多采用整体策略^[2](30)]。因此, 研究职业译员, 尤其是著名翻译家, 比研究翻译学习者, 对于我们了解翻译思维过程, 提高对翻译的认知能力, 可能更有意义。

林语堂是著名的双语作家、翻译家。笔者在研究林语堂作品中, 发现林语堂翻译自己作品时, 会有意无意地反思原作的表达, 剖析其思维过程, 甚至展开评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另类有声思维, 或者称之为无声思维。无论是有声思维还是无声思维, 都属于“言语报告的方法”, 属于一种“内省法”, 不过前者是以口头讲, 而后者是以书面答。前者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进行, 后者则从著译家的作品、译文前言、注释、自传、日记、书信之类书面材料获得。本文主要以林语堂的自译《啼笑皆非》为例对翻译过程的无声思维进行探讨。最近有一些论文从不同视角来研究《啼笑皆非》^[7-9], 不过这些研究都用1994年或者2004年再版本(删节本)^[10-11], 而不是用1945年全译本, 也没有用1944年陈封雄的节译本, 更没有人从有声思维视角用平行语料库方法来研究林语堂的自译活动。

TAPs 翻译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翻译述要和翻译方式这四个方面的研究^[2](30)]。笔者认为, 在无声思维中, 这四个方面可以归结到“翻译策略”里。翻译策略可以分为整体策略和局部策略。

收稿日期: 2013-08-27; 修回日期: 2013-12-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N-gram的多语言共存文本复制取证研究”(6117314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林语堂创作与翻译的互文关系研究”(13BYY028)

作者简介: 李平(1971-), 男, 湖北黄冈人,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 林语堂; 杨林聪(1965-), 女, 湖南湘乡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整体策略包括翻译单位,如以句为单位来进行翻译,和翻译方式,如在文中加注。局部策略包括翻译述要,某些句子结构的调整和某些词语的翻译与解读。具体而言,这些数据和实例,也可以如 TAPs 那样,可以分为自我描述(self-report),自我评价(self-observation)和自我展现(self-revelation)三种^{[1](386)(12)(102)}。但是李德超认为:“只有内省式‘自我评价’型数据和‘自我展现’型数据才是 TAPs 翻译研究所应依靠的主要数据来源。其他类型的数据,最多只能起到补充说明受试思维过程的作用,而不能作为分析所依靠的主要对象。”^{[1](387)}鉴于我们无法让已故的翻译家用口头描述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留下的书面材料,追溯其翻译过程,构成无声思维中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因此,自我描述、自我评价和自我展现三种数据和实例都是翻译过程分析的来源。

翻译与创作一样,著译者的心理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过程。区别于毫无根据的臆测,本研究的无声思维是基于文本和史料的分析。本研究采用 ParaConc 软件,对林语堂的《啼笑皆非》原作和译作的前 11 章进行语料加工,以句对齐方式,建立双语平行语料库。并参考林语堂的其他资料,来考察林语堂自译的思维过程。

二、自我描述

根据 Cohen 的观点,“自我描述”型数据是译者对所进行的翻译任务总的态度或看法^{[1](387)(12)(102)}。译者用概括性的语言讲述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整体策略。翻译创作的动机同人们其他的行为动机一样,大致可分为“缺乏性动机”和“丰富性动机”两种。前者起因于生活中的某种缺乏或者痛苦;后者起因于对快乐、理解、创造、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不同的是,翻译创作性动机的发生,更多地是基于精神上的追求,而不是生理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应该说,林语堂翻译《啼笑皆非》,两种动机兼而有之。

作者在《中文译本序言》中描述了原书的写作意图。林语堂有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国际上存在“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和世界和平无望,感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14](iii)}。因此,他试图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宗教观点探究乱世之源,希望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良药。原著“在美国出版后曾风行一时,为 1943 年美国十六种最畅销书之

一”^{[15](163)}。可是,原作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议,得罪了英国及亲英的美国人士。这就是林语堂翻译之前的“缺乏性动机”。

林语堂极少翻译自己的英文著作,但是《啼笑皆非》是例外,尽管他只翻译了前十一章。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啼笑皆非》原作“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14](iii)}可惜因有些西方人不理解而“失言”。林语堂的翻译意图很明确:“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之吾国读者。”^{[14](iii)}林语堂希望在中国读者中找到知音,渴望自己的爱国、爱和平热情得到理解和支持,如其所言:“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领首称善,吾愿足矣。”^{[14](iii)}这就是林语堂自译的“丰富性动机”。因此,自译者进行自译,主要是一种寻求自我满足的精神追求,希望得到理解、实现自我的一种创作心理。

翻译策略具有“问题取向性”特点,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某些问题对读者的理解可能产生障碍,因而有意识地解决这些问题。林语堂的整体翻译策略是句译加注释:“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14](v)}林语堂是国内外翻译界第一个提出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他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在《啼笑皆非》的翻译中,绝大部分句子都是一一对应的,这使得建立英汉平行语料库成为可能(见附录 1)。翻译时以句为单位,并不是说一句英文一定要翻译成一句中文,一句英文译成两句中文或者两句英文译成一句中文的情况也存在。即使是句句对应,也不一定要按照句子单词排列顺序来译,一个句子内部可以根据中英文的差异作适当调整。

例 1 原文: Where China utterly differs from the West are the three contempts: the contempt for the soldier, the contempt for the police, and the contempt for lawyers. ^{[11](66)}

林语堂译(以下简称“林译”):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 ^{[14](70)}

陈封雄译(以下简称“陈译”): 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的地方乃三种“鄙视”: 鄙视兵士,鄙视警察,及鄙视律师。 ^{[15](42)}

陈译与原文的句子顺序一致,即 soldier-police-lawyer, 而林译把三者顺序重新调整,变为: 律师—巡警—兵卒。可能的解释是: 英文的句子结构,最重

要的往往要放到最后面,然而在中文的句子结构,最重要的往往要放到最前面。这与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一致:“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和“中文语法”^{[13](338)}。但是,又如何解释下面的句子顺序呢?

例2 原文: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policemen, there can be no individual liberty,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lawyers, there can be no justice, and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soldiers, there can be no peace.^{[16](66)}

林译: 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 警多则无自由 [“扰民”], 兵众则无太平。^{[14](70)}

陈译: 中国人相信假如警察太多, 那便没有个人自由, 假如律师太多, 便没有公平, 假如兵士太多, 便没有和平。^{[15](42)}

陈译与原文的句子顺序一致, 即 policemen-lawyer-soldier, 而林译把三者顺序重新调整, 变为: 律师—巡警—兵卒。中国的警察和律师都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制东渐的产物, 在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没有警察和律师, 照样存在了几千年, 可见警察、律师都不重要。中国自古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 可见兵士没有社会地位。因此, 三者之间无所谓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可能的解释是: 为了与例1的译文保持一

致。英文上下文的不一致, 可能是作者的疏忽。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有意识地修改了。

根据林语堂的翻译思想, 翻译单位应该以句为本位, 译者不仅要原著者负责, 也要对中国读者负责^{[13](327)}。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作为一个译者, 有些术语和表达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可能陌生, 要通过注释的办法与中国文化接轨, 这既是他翻译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局部策略。

林语堂尽量避免在译作中增加评述和解释性内容, 但是有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或者某些词语, 他会增加这些内容^{[17](47)}。他采用的手段很多, 除了在《孔子的智慧》中采取的阐释法(paraphrase), 还采用加注, 如脚注、尾注、夹注。在翻译《啼笑皆非》过程中, 林语堂主要采取夹注的方法, 在其翻译的前11章, 经笔者粗略统计, 有多达156处注释。在林语堂自译的前11章中, 笔者以“按”为关键词搜索, 找到22个句子(见图1)其中第5, 9, 20句三个“按”不是按语, 共有19个按语。这些按语要么是译者的感言或评论, 要么是解释原作中关键词的意义或者解释为什么这么译。当然, 更多的按语没有用“按”注明(如例5), 但是用[]符号表示是译者添加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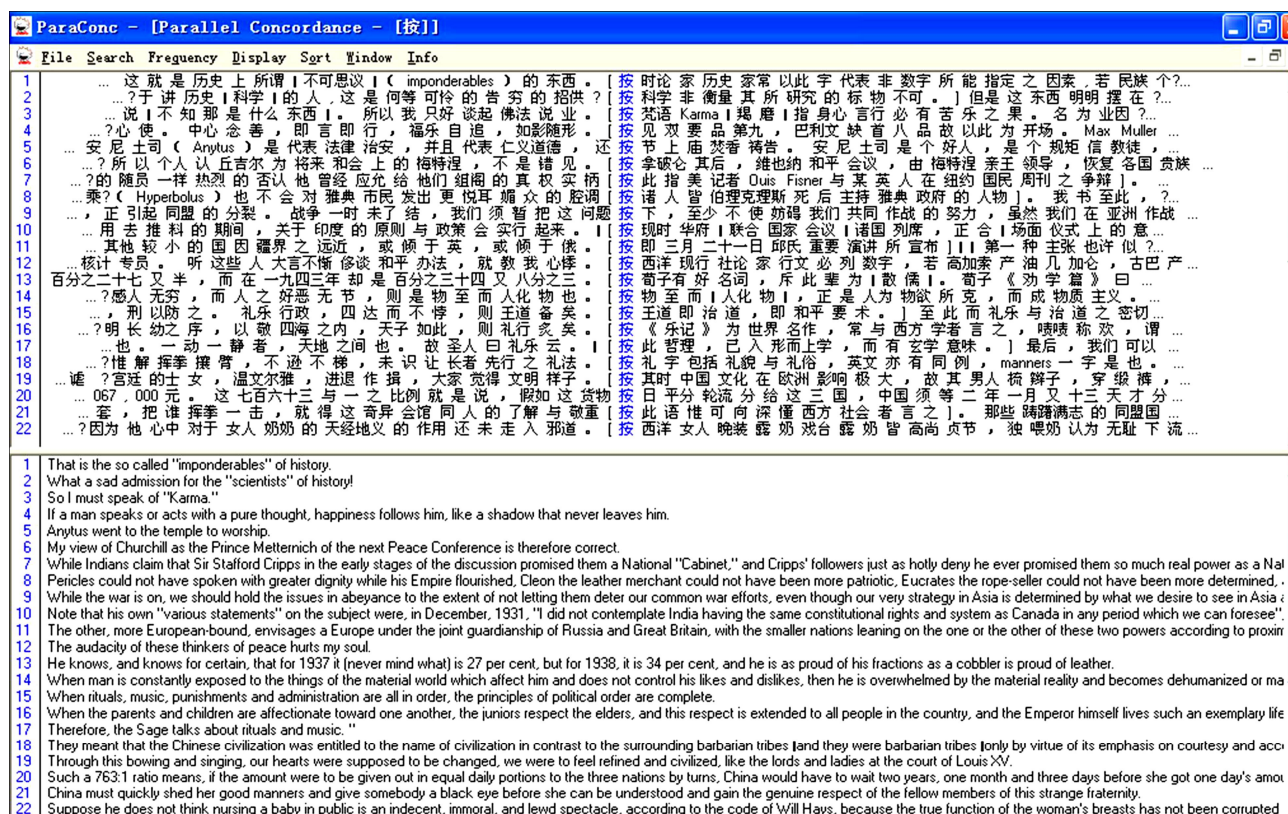


图1 以“按”为关键词的检索

三、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型数据表现的是翻译者对正在进行的特定翻译任务的看法。翻译者在完成任务后,追溯执行任务时大脑思维活动的信息,即追溯式数据^{[1](387)}。在译作中主要表现在某些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

例3 原文: When man is constantly exposed to the things of the material world which affect him and does not control his likes and dislikes, then he is overwhelmed by the material reality and becomes dehumanized or materialistic. ^{[16](71)}

林译: 夫物之感人无穷, 而人之好恶无节, 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按物至而“人化物”, 正是人为物欲所克, 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 故可译为“dehumanized”; 又是为物所化, 故亦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 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14](74)}

人的心理是主观自在的内心体验, 别人无法直接认识, 只有靠他自己通过内心反省讲出来, 别人才能获得。林语堂还通过注释形式探讨原作的创作和译作的翻译。在例3中, 林语堂在按语中解释为什么把两个词 dehumanized 和 materialistic 都翻译成“人化物”一个词, 并反省自己当初为什么用 dehumanized 和 materialistic 两个词。这种反思原作创作和译作翻译思维过程的注释恐怕只有自译者才能做出。

英文作品中提到的西方历史著名人物, 对于西方读者可能如雷贯耳, 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 可能是闻所未闻。原作者在作品中一般只需点到为止, 而译者则需要加注介绍, 以帮助译语读者了解。但是以中西文化传播为使命的林语堂却与众不同, 他不仅仅是介绍人物, 而且通过与中国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类比, 让读者豁然开朗。

例4 原文: Let's be a little learned and professorial and tiresome and go back to Thucydides. ^{[16](23)}

林译: 好, 大家也来搬书籍, 做学究, 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样记述。[Thucydides, 希腊的司马迁, 所记当代希腊五十年内战 *Peloponnesian War* 一书, 称为希腊最客观公允的史书, 为现代史家所极称赏。]^{[14](25)}

Thucydides 现译为修昔底德, 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读者因为这种类比而对修昔底德倍感亲切。同样, 在介绍 16 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Nostradamus 时, 林语堂把他比为“欧洲的刘伯温”^{[14](25)}。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非常清楚, 在《啼笑皆非》中, 他就提议中西互融, 并努力寻求中西文化的相通点。不同读者(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语言欣赏习惯和心理认知环境不同。林语堂在原著中用西方人感兴趣和认同的方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 而在翻译过程中, 又用中国人感兴趣和认同的方式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因此, 为适应译文读者的需求,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文化背景, 根据译文的文体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既能连贯自如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又能符合译语规范和文化要求。

四、自我展现

翻译的伦理观和翻译原则都规定, 翻译应忠实于原文, 译者不能随意改动原文的内容。忠实也是林语堂三个翻译标准——忠实、通顺、美——的第一条。但是区别于严复的“信”, 林语堂的忠实给予了译者一定的自由:“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13](335)}, 应忠实于原文的总意义, 而非单字或者词。但是, 由于作品是自己的, 自译者可能做出超越普通译者职责以外的行为, 根据读者、译入语文化或者某种需要而改动原文, 甚至在文中插入个人评论或者感慨。

“自我展现”型数据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直接说出的“揭示思维过程的意识流”^{[1](387)[12](102)}。在无声思维中, 这类型主要指原文内容所无,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超出文本以外的思维活动。一般译者, 包括部分自译者, 会约束自己或者隐藏这方面的思维活动, 但是有些自译者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思维过程。

例5 原文: He knows, and knows for certain, that for 1937 it (never mind what) is 27½ per cent, but for 1938, it is 34⅝ per cent, and he is as proud of his fractions as a cobbler is proud of leather. ^{[16](64)}

陈译: 他知道, 知道得很确实, 一九三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又二分之一(不必管它是什么), 到一九三八成为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五, 他对于这点尾数正像鞋匠对他的皮张那样豪傲。^{[15](38)}

林译: 他确知无疑某物(不管何物), 在一九四二

年是百分之二十七又半, 而在一九四三年却是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三。[按荀子有好名词, 斥此辈为“散儒”。荀子《劝学篇》曰: “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礼, 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 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又曰: “不隆礼, 虽察辩, 散儒也。”孔子对子夏警告曰: “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亦指此辈。子夏博闻强记, 善说三百篇昆虫草木之名, 故夫子施以警告。故曰: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盖礼乃立身行世之大端, 既博之又必约之, 学有归宿, 斯不为散矣。附此一笑。] 经济学家对于数字分数之自矜, 正如皮鞋匠之矜伐皮货。^{[14](66-67)}

普通译者一般都如实地按照原文去译, 如陈译那样。但是林语堂在译文中, 不仅更改了时间(把“1937年”“1938年”分别改为“1942年”“1943年”), 更改了数字(把“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五”改为“百分之三十四又八分之三”), 而且在注释中发表了一段很长的感慨。其实, 时间和数字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 因为林语堂只是用数字来说明经济学家的迂腐。对于这些改动, 译文读者并不知道, 即使知道也未必在乎, 即使在乎也无可奈何, 因为原文是译者的, 如果他觉得有必要, 他有权改动原文。至于注释里的引经据典, 不仅仅是为了“附此一笑”, 更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 希望引起共鸣。

又如翻译到女人喂奶问题时, 林语堂觉得意犹未尽, 不禁继续写道: [按西洋女人晚装露奶戏台露奶皆高尚贞节, 独喂奶认为无耻下流。留美半世, 也难看得到一次西妇喂奶。盖喂奶者, 所谓“房事”一类东西, 是关起房门干的。况喂奶则伤胸部之美, 西妇不愿生育大有理由在。]^{[14](93)}。这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心理活动的确是“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但是考虑到翻译的忠实性, 他只能以[]符号与译文分别开来。因此, 即使是翻译自己的作品, 自译者依旧坚持翻译的基本原则, 可见译者对创作、翻译、改写等观念非常明确, 尽可能避免术语的混乱, 以免误导读者。

五、结语

通过研究著名译者的无声思维, 使我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有一定的了解, 发现译作形成的认知过程, 这些对于解决翻译的创造性, 或者特定语言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如何转换, 都能提供很好的借鉴^[18-19]。自译者的无声思维翻译研究和 TAPs 翻译研究一样, 直接与翻译实践紧密相关, 两者有颇多相通之处, 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借鉴, 相信该研究能够给

翻译教学和实践带来新的视角。但是, 鉴于现实生活中自译者毕竟是少数, 且每个案例各具特色, 不如 TAPs 研究那样具有广泛性、可重复性, 因而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也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 [1] 李德超. TAPs 翻译研究的前景与局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5): 385-391.
- [2] 李德超. 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05(1): 29-34.
- [3] 文军, 孙三军. 论使用出声思维研究翻译过程[J]. 外语学刊, 2006(3): 93-97.
- [4] 李德超. 有声思维法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TAPs 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8(6): 34-39.
- [5] 文军, 殷玲. 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实证性研究——基于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有声思维调查[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4): 75-80.
- [6] 张倩. “有声思维”教学: 一种新的翻译教学尝试[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4): 84-86.
- [7] 李琳.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林语堂的自译[D].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
- [8] 陈蕙荃. 文学自译研究——以林语堂《啼笑皆非》为个案[D]. 浙江财经学院硕士论文, 2010.
- [9] 郑佳佳. 林语堂自译研究[D]. 天津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10] 林语堂, 徐诚斌. 啼笑皆非[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11] 林语堂, 徐诚斌. 啼笑皆非[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Cohen A. Studying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How do we get the informa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4(5): 101-112.
- [13] 林语堂. 论翻译[A]. 语言学论丛[C]. 上海: 开明书店, 1933.
- [14] 林语堂. 啼笑皆非[M]. (前 11 章林语堂译, 第 12 章起徐诚斌译).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
- [15] 陈封雄(节译). 啼笑皆非[M]. 重庆: 时代生活出版社, 1944; 台北: 远景出版社, 1979.
- [16] Lin Yutang.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M]. New York: John Day Co., 1943.
- [17]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 [18] 莫敏. 释意理论视阈下涉外高技能人才的跨文化翻译过程[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2(1): 137-140.
- [19] 李芳. SVC 句型的语言功能与翻译研究[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2(5): 141-145.
- [20] 段峰. 声音与形式再现中的他文化呈现——民族志诗学与翻译研究[J]. 外国语文, 2012(1): 106.

附录 1: 《啼笑皆非》双语平行语料库

左栏: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原文)

右栏: 啼笑皆非(译文)

ParaConc - [Alignment English (United States) - Chinese (PRC) (El.txt - Cl_cla.txt): Segments]	
File	Alignment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
PREFACE TO MYSELF	原序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say something that must be said and say it with simplicity.	此书之作, 因有些不得不说的话, 待要明白晓畅把它说出。
The age calls for simple statements and restatements of simple truths.	今日世界正需晓畅平近道理, 用晓畅平近的话申说出来。
The prophets of doom are involved, those who would bring light must be clear.	当代乱世学者越讲越糊涂, 要讲明明白白者却须明畅为主。
Our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moral decay and regeneration.	当代的问题是道德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
From a handful of dust faith must come.	一把沙土, 可起信念。
There is more hope in a heather rose than in all the tons of Teutonic philosophy.	读了万卷条顿哲学, 不如听一段野玫瑰说法。
I do not know how to say these things, but God give me strength to say them.	这些话不知从何说起。黄天默佑, 赐我勇气把他说到底。
The shadow of another war already looms before us.	第二次大战乌云已笼罩天边。
We have to think straight and think fast.	大家眼快心灵, 寻个活路出来。
1 A CONFESSION	前序第一 此篇自述并解惑
AS I take up my pen to put down the thoughts bursting for expression in my head and my heart, I am troubled by the question of ruthless honesty and whether it is worth while.	我正满笔下笔宣泄积郁之际, 却不免迟疑一下, 未知吐露真情直书所怀, 是否值得。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it is worth while to myself, but to the public.	问题不是于我值得, 乃于读者值得与否。
I have decided that it is worth while.	我已确定这是值得的。
For every good book is worth the reader's while when there is a real communion of the spirit, and this is possible only when he feels he is being taken into the author's confidence and the author is willing to reveal to him the innermost searchings of his heart and talk, as it were, in an unbuttoned mood, collar and tie loose, as by a friend's fireside.	盖凡著书行世, 必使作者读者之间, 真能开诚相与, 畅所欲言, 始能开卷有益。而欲如此, 必使读者相信, 可以听到作者肺腑之言, 宛如良友夜谈解衣磅礴一种境地。
Nobody is ever misunderstood at a fireside; he may only be disagreed with.	良友炉边夜谈, 决不至意不得言, 最多意见不同而已。
Agreement of opinion is the least important thing; disagreement is not only profitable, but necessary to thinking.	然同意小事也; 意见不同始可收抛山之效。
At the fireside of a friend there is many a heated argument, after which both friends see many things not seen before.	在这种夜谈, 大家每每吵得脸红耳赤, 然后前所未达者, 涣然冰释。
The writer who is willing to let go is sure of being understood, and only friendship which can stand occasional plain speaking is worth having.	凡作者肯流露真情, 决不致为人所误解, 况且有时肯听语言, 互相坦率, 才算是真友。
I may as well make a confession here.	于此不妨先说我个人衷曲的事。
For a month or so, I have been living in a daze.	这一个月来, 惛迷迷惘, 如在梦寐间。
My mind, as I look back upon it now, has been a complete blank. I can only remember fuming and lying awake at night, 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 of how to break the solid wall of the Washington blockade of supplies for China.	回想起来, 一片漆黑, 只记得半夜躺在床上熬问, 辗转思维, 怎样攻破这铁一般的华府对援华的封锁线。
And thinking, lying awake at night, over the puzzle that President Roosevelt gave us.	还半夜不寐, 揣摩罗斯福总统给我们的问题。
"Even now," said the President, "we are flying into China as much Lend-Lease material as ever traversed the Burma Road."	罗斯福说: "就以目前而论, 我们空运输入中国的物量和滇缅公路所运相等。"
That statement contained a joker, and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like joking and quibbling about vital supplies for my country at war.	这句话委实俏皮, 可是令我不快, 我不愿听人家对于我国战时急需品之接济说俏皮话。
I knew the exact tonnage being flown in, which no official has dared to make public.	到底空运多少吨量, 我有确数, 这确数中外官方始终不敢公布出来。
It was the last straw, and broke the camel of easy-paced Chinese patience.	这真是最后一根草, 把这沉着负重的中国骆驼压坏了。
It was a slap in the face, and stunned me into a half-daze.	恍惚有人打我一记耳光, 耳鸣眼昏, 不省人事。
Let me tell you how the Chinese camel broke.	且听我告诉你, 这骆驼是怎么压坏的。
I had been slapped in the face before, or rather I felt China had been, successively.	我已经历次遭人打耳光; 准确的讲, 是我国遭人打耳光。
My country being pledged to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with Japan, these slaps were so personal that I felt as though someone had slapped me bodily.	但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 谁打中国的耳光, 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
I have heard of prisoners being slapped by the Japanese, and have often wondered what Jesus would say about that.	也曾听说俘虏受日人批颊, 窃想耶稣对此应是何种意见。
Jesus' injunctions ended with the second smiting on the left cheek; what one should do after turning the right cheek, if there was a third slap, followed by a fourth, the Bible did not tell us.	耶稣教训, 只说到第二次批左颊而止; 倘是左颊转后, 又来第三第四个巴掌, 应当取何态度, 《圣经》没有明训。
Always it was not the injury, but the abuse, that hurt.	伤颊倒不打紧, 侮辱才真难容。
What I could not stand was not selfishness. For that I could always understand; what I could not stand was	人家自私自利, 这也容易谅解, 不易谅解的是悻悻无礼。

TAPs in Lin Yutang's self-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LI Ping, YANG Lincong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nk-Aloud Protocols (TAP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psychology, has been a major instrument in proces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translators. Lin Yutang's self-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is selected as a case. Based on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a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the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some of these issues in the self-translator's TAPs. It is claimed that the dat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s TAPs: self-report, self-observation and self-revelation, and the global strategies the translator adopts agree with the gene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le the local strategies have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y be the translator's style.

Key Words: translation process; TAPs; Lin Yutang;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编辑: 汪晓]